

人本教育文庫 02

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

史英／著

 書泉出版社

人本教育文庫

②

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

版次／一九九三年一月初版一刷 定價／一五〇元

一九九三年三月初版二刷

作者——史英

責任編輯——林小雲

助理編輯——林玲珀

校對人員——陳怡倩 林風

發行人——楊榮川

發行所——書泉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三三九號四樓

局版臺業字第一八四八號

電話——(〇二) 七〇五五〇六六

傳真——(〇二) 七〇六六一〇〇

劃撥——〇一三〇三八五—三

排版所——天宇專業設計

製版所——永華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所——鴻岳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所——信成裝訂所

●如有缺頁倒裝請退回換新

序「人本教育文庫」

人本教育，是教育的理想；人本教育的實現，是懷抱理想者無可逃避的任務；人本教育基金會，是為著這一切而存在的。

然而，任何一種理想都必須深植於土地，沒有一種理想的實現可以超越人群。我們於是吐文絲、結字網，想要在台灣的天地之間，纏住往來不息的、行動的或心靈的同志，這就是「人本教育文庫」。

說是人本教育文庫，但其中將要或已經出版的書，卻不像聽起來那麼地「道貌岸然」或「義正辭嚴」。我們希望呈現的，是人的感情、人的思想、人的生命、人心的律動、人世的無盡的可能，總而言之，就是人以及人們可以有的、本然的面貌。當我們以一個人的資格，真正觸動了自己的以及他人的心弦，一種以人為本的、愛與尊重的人的教育，就成為最應該、最自然、最理所當然的事了。

很多年以後，當我們都已蹣跚行過，當這地上都已長成了充分發展了的新的人類，也許，在某一個溫暖的家，或某一個「森林」學校的某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散落著一本殘破的書，標記著我們今天做的一切。

序《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

史以英

這本書，依編輯同仁們的意思，本來是叫做「史英教育論文集」的。

但在寫序的時候，我怎麼看都覺得這個書名「太誇張」！市面上有的教育論文集，都掛的是杜威、羅素這等人物的名字，而史英是何許人耶？所以把人名去掉，直接叫做教育論文集，好像比較對。但再看一次內文，我還是覺得心虛，因為，教育論文？那要多麼大的學問！

「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雖然看著不大像是一個書名，但更像事實。事實是，這幾篇文字，是近兩三年來我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只不過依照常例，在「想法」之前，還要加上「不成熟的」四個字，以便推卸眼前的責任才是，但我想，人不論智愚賢不肖，還是老實些的好，誰又知道以後的想法會不會成熟起來呢？

我這樣說，並不是和讀者「玩文字」，而是確實有一番「心情」在。那就是，我很以我的無能寫一點「真正」的教育論文為憾。倒不是說我遺憾自己沒有科班地唸過「教育」——科班裡的那個「教育」，真是不唸也罷，而是我確實十分苦惱於沒有時間完整地讀一些教育上的經典，用

心下一番思辨的功夫。同時，好好地爲我的讀者「吐一點絲」。

其實我的苦惱還不止此，我還有另外兩樣無法達成的願望：專心地「練琴」和認真地「做一點數學」。說起來，這真是太貪心了，這三樣事情的任何一樣，若想有所成就，都必須耗去一個人的一生。然而，「成就」這事，在我，本來就不必考慮的，因此，傾其餘生，全力以赴，話分三頭，好事成三，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不可以。

問題就出在這兒，餘生幾何，尚在未定之天，全力以赴，更是說來話長。這幾年來，「人本教育基金會」的例行和拓展工作，和學校的教職，已經佔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剩下的時間，就都花在上述的三件事上。這樣的日子，不用說，是席不暇暖、六親不認的了，然而，在任何一件事上所能投注的心力，也當然地是距離願望甚遠。

說了半天，好像是拐彎抹角地要求讀者「體諒」。但我覺得，話說回來，正是由於這幾年非常認真地爲基金會工作，這些「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不管有沒有資格稱爲論文，都在某種意義上，是深刻而具啓發性的。因爲，它們都是根據於教育的現實，發自於現實教育的需要，在發展人本教育思想與方法，和從事台灣教育改革的現實工作中，爲求取將來更好的現實而謀劃的。

我於是想，把這樣的一些文字，集結成書，廣爲流通，應該也是可以的。以上，就算是「序」。

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目次

人的另一種面目	〇〇二
——人本主義必須面對的問題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	〇一八
——論「人本」及人本主義者對少數劣質教育的態度	
師範大學與國民中學	〇三二
不肯認命的老師怎麼辦？	〇四〇
——給老師的行動綱領	
體罰辨義	〇五六
班級經營	〇八四
之子之資，悠遊幽優	一二〇
——談資優教育、森林小學，以及其他	
開放教育與教育開放	一三二

人本教育文庫 02

在教育上的一些想法

(森林小學創辦人之一)

史 英 著



書泉出版社

人的另一種面目

——人本主義必須面對的問題

人本心理學家里奇拉克說：「目前的發展趨勢是，人們都想當然地認為，人本主義者不過就是些竭力鼓吹人的行為中高尚、類似宗教的一方的人……人本主義不過是假道學。人們也把人本主義與所謂『交朋友』小組、各色各樣的社會改革看成一回事，有些人甚至於把人本主義與那些『自鳴得意』的心理學團體混為一談，這一類心理學家的本事就是開會休息期間跑到公園裡去，圍著長椅子大跳其舞。」（註一）

我們之所以一開始就不厭其煩地引述這一大段話，是因為台灣還沒有人公開地、像引文中那樣地嘲諷人本主義：對於不甚瞭解而又從外國來的東西，人們向來是贊成的，不論在行為上是多麼地反對——只要看看教育界官僚們的表現就知道了。

然而，確實有許多老實人心裡是有所懷疑的；所謂人本主義不就是對人的樂觀主義嗎？像是宗教一樣，總是用空洞的許諾把人哄得團團轉，但對於饑餓的人一點幫助也沒有。

特別是那些被小孩子煩得要死的家長和教師，在人本主義者的義正辭嚴之前，他們不得不承認兒童是上帝派來的天使，但生活在這些小天使之中，他們還恨不得能遇見撒旦呢！

無可否認地，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造成了這種誤解，我們也還沒有能好好地澄清它。但在從事這一工作之前，讓我們先來為自己辯解，因為，單單是「辯解」的本身，就富有人本主義的

現實意義。

為什麼老是強調人性的光明面？

雖然人本主義每一次都聲明「人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惡的，而是有待發展或正在發展中的」，但人們也總是看見什麼「內在的驅力」；什麼「洞察複雜事物特徵的能力」；什麼「向上的善的本能」；什麼「人性的高貴部分」等等「美麗的言辭」。

這讓人懷疑：人本主義之所以聲明「不主張人性本善」，正是因為偷偷地如此主張而深怕別人察覺。我們認為，人們的這種懷疑是非常有理由的，只不過我們所認為的理由，恐怕與人們設想的有些兩樣。

那理由就是，對於習慣看見黑色的人來說，指出一點灰色，他就以為是白了，倒並不是有人拿著白色來矇混他。

比如說，黃武雄在「人本教育與人本哲思」第十二講裡說：「人的本來面目，便是人成長與發展的需求」，又歸納兒童的創造特質為「洞察複雜事物的特徵；參與世間秩序；免於偏見的限制」（註二）。在我們看來，這是對人完全中性的描述，但對於一般只看見孩子調皮搗蛋的人來

說，說兒童能「免於偏見的限制」倒是「性善論」的偏見了。

正是因為必須面對長久以來對「人」的偏見，我們才不得不再強調偏見的對立面，也就是人的可貴特質。事實證明，做這樣的強調，在目前的現實下，是有現實的意義：許多父母和教師，在並沒有深厚的人本理念之前，僅僅是因為看到了「人的本來面目」，就已經有了相當的改變，這種改變同時促進了他們自己的成長，而這種自我的成長，又進一步改變了他們的教育方式，終於使他逐漸地實踐了人本教育！

換句話說，讓人「從瞭解人的本質」（在我們以為是中性的，不論別人一開始是如何地曲解它）入手，是推展人本主義最有力的方法，但我們一點也沒有要否認「人的另一面」的意思。

這麼說來，我們好像是完全没有責任了？這倒並不盡然，人本主義者雖然並不否認，但在有意無意間迴避、或不常提及「人的另一面」，確實在理論上和思想上都是一種缺失。這種缺失，也確實使我們喪失了許多思想上和實踐上的朋友！

我們於是發現，對於那些充滿懷疑的人來說，只要稍稍提到一點「人的負面表現」，就可使他們大大地安心了。我們並不以讓別人或自己安心為滿足，我們必須認真地、從人本主義的觀點來澄清這一問題。

人可以壞到什麼程度？

納粹曾把活生生的人集體趕入煤氣室，日本軍人曾經在南京做出難以想像的奸掠和屠殺，美國軍人曾經在越南美萊村射殺無辜的婦女和兒童，只要想起這些，就足以使人對「人性」不寒而慄了，但這還不是全部。

米爾格蘭姆在耶魯的實驗（註三）證明上述那些完全不是特例：米爾格蘭姆向受試者偽稱實驗目的是對玻璃隔斷後的「學習者」進行教導，辦法是在他做出錯誤的反應時給予電擊。在實驗進行中，受試者總是被告知要增加電壓；實驗的真正目的是要看受試者在懲罰別人時能走多遠。

實驗的結果是，有百分之六十的受試者寧願讓電壓升到致死的高度。米爾格蘭姆說這個實驗的結果和美萊村所發生的事情吻合：當時美國士兵接受了卡利中尉的命令而展開屠殺。

但人之所以犯下惡行並不止是由於盲目服從權威。菲利浦·欽巴多還有一個「囚禁」實驗（註四），證明中等階層文雅和善的「好人」無需多少煽惑就能犯下惡行。欽巴多把他心理學班上的學生分成「看守」和「囚犯」，讓他們在一座建築物的底層經歷一次為期兩週的監禁。實驗期間，他發現「囚犯」開始辱罵「看守」，看守也以辱罵回敬，不久，看守使用短棍毆打囚犯，

真正的暴行越來越嚴重，而實驗不得不在一週後便停止了。

如果上面所提都是成人的惡行，那麼小孩子也好不到那兒去。且不說在成人教唆之下兒童所可能犯下的罪過，就是一般正常教養的孩子也常常讓我們目瞪口呆。小孩子有的時候對待動物非常殘忍，不但虐待貓狗，也常將活的甲蟲分屍。在孩子與孩子之間，我們也充分地看到自私貪婪，欺凌弱小，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種種劣跡。

或說這一切都是不良環境或既有文化的影響之下發生的，然而，這不良的環境和既有的文化難道不是由和我們一樣的人所造成的嗎？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在長久生物演化的歷史中，人還沒有脫去「野蠻的內衣」；在我們每一個人內在的深處，一定還埋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

就像拉羅·梅在「愛與意志」中所說：「不承認惡，本身就是一種惡，它使我們成為站在破壞狂一邊的幫凶」，或者就個人的層面來看，里爾克說得更好：「假如我的魔鬼離開了我，恐怕我的天使也會飛走了」。（註五）

人本主義怎樣看待人的惡質？

人本主義通常不用「惡」這一個字眼，並不是爲了偽裝人的善，而是一旦經過了辯證的分析，我們首先就會遇到什麼是「惡」的問題。例如「幼兒搶奪母親手中餅干」這個現象，到底是人的惡、還是人求生的自然表現？或者前面提到兒童虐殺動物，到底是他生性殘忍、還是他探索究竟的必經歷程？

如果兒童拆卸機械，我們也許可以從他的破壞力之外看出他對事物的好奇心，但當他「拆卸」小甲蟲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沒有這麼好的想像力了。何以故？是我們自己訂定了「尊重生命」這一道道德規範，但當我們在這一條規範的共識之下，還大量飼養動物且坦然的每天加以屠食的時候，怎麼能要求兒童理解我們的「偽善」呢？這種「君子遠庖廚」、「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的「計謀」，實在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並無助於我們對人性本質的思辨。

但我們並不拒絕社會在一定時空下所形成的價值標準，若然，則不成其爲人本主義，反倒成爲無政府主義了。我們也並不反對一般人把人性與當代價值相衝突的部分稱爲人的「惡」，只是，在探討人的惡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人、以及人的社會的「發展」。

從這一角度來看，不用「惡」而用「矛盾」這個字眼，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不錯，人，和萬物一樣，是充滿了矛盾的。矛盾，其實是我們這個宇宙的通則與共相，矛盾是恆常的，統一倒是階段與階段之間的過渡。

人的矛盾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個是人的生存的矛盾，一個是人類社會的歷史的矛盾。生存的矛盾就是「永生」與「必死」的矛盾：人與動物不同的地方在他能意識到他自己，一旦意識到自己，他就必須親眼目睹他的完結。像佛洛姆所說的，「他無法擺脫自己生存的兩重性：人不可能擺脫精神糾纏，儘管他想超脫出來；人也不可能擺脫軀體的束縛，只要他活著……他的軀體使他渴望生活。」（註六）

在這樣的苦惱和困境中，人有了超越生物性之外的挑戰，除了必須像動物一樣不擇手段地求生之外，他又無法忍受他的孤獨，他的幸福就依賴於他與同伴、以及與前代後代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

於是人溶入了社會，在社會之中，他必須時時遵從集體的利益，以及由那集體利益所衍生出來的集體意識。但他同時又是一個獨立的存在；當他依據自己的理性去判斷或抉擇時，他不得不孤獨的。是在這樣的境遇裡，他無可避免地要展示我們一般稱為「惡」的面目。

這種存在的矛盾是人所無法解脫的，他只能藉著「正視真理」做一種無休止的，並追求生存的意義（這一點容後再論）。但人類歷史的矛盾卻是「人爲的」，因而可以經由人的努力而解決。比如說，當代的歷史矛盾之一是，一方面用於物質滿足的手段高度發展，另一方面又沒有能力把這些技術手段專門用來保障人民的和平與幸福。但我們沒有理由說這一矛盾不正是在朝向解決的方向發展，比如說，現在回想起來，古希臘人能否想像人類終有一天消滅了奴隸制呢？（註七）

人本主義如何面對人的另一面目？

人本主義認為，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存在的和歷史的矛盾」，而不能逃避。只有當我們清楚地認識了這些矛盾，我們才能有效地解決它。正如拉羅·梅所說：「當我們能對付這個惡時，這時候，只有這時候，我們關於善所說的一切才會有力量和有說服的作用。」（註八）

然而，悲觀的人會問：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對付這個惡呢？人本主義從來不問「何時」，而只問「如何」。因為「何時」意謂著「等待」，是被動的，是沒有考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是「非存在性」（註九）的思考。而「如何」則預示著人類的未來。

如何才能對付這個惡呢？我們認為，只有增進人類全體對「人」的認知。人只有清楚地認識了自己的處境之後，才可能為自己找到出路，不論是就個人或集體而言皆是如此。

這種從人的角度「增進對人的認知」的工作，可以分成三個方面來看：

其一是在各個專業領域內努力。我們知道除了哲學之外，只有心理學才剛剛開始建立一種擺脫了機械論的人本心理學（註十），但這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人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也就是人本主義的人文科學。過往的人文科學，要不是沒有真正重視「人的特質」，就是對「人的特質」用了如此隱晦的詞語，以致於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典型的例子就是馬克思主義，人們一般認為馬克思只重視經濟的規律，甚至於誤以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經濟決定論，但事實恰恰相反，馬克思在人的內在驅力上做過先行於近代心理學的卓越貢獻。他曾說過：「只有當物按人的方式同人發生關係時，我才能在實踐上按人的方式同物發生關係」（註十一），這是多麼「人本主義」的觀點，但今天我們何曾有這樣的洞察力！

不止是人文科學，即便自然科學中與人相關的部分，也必須要有新的、人本主義的發展。比如說現代的醫學，在相當程度上是把人當做機器來「修理」：對付胃潰瘍的辦法就是不由分說地割掉它，從來不考慮病人調理身心之後的自我恢復機制。